



我拿什么去补偿

信阳晚报社小记者

浉河中学 七(22)班 孙喆涵

我们重复先哲所说的话,生存即苦难,活着即炼狱,我们已无处可逃,窗外路边是各种各样的商店,以及里面用一般等价物来购买劳动产品的人,街道边是春深似海的香樟以及从枝叶间摇晃下来的阳光,一瞬间我想到心酸想到忧伤,我觉得自己矫情恶心的像个文人。

我的身体因时光隧道的拉力被拉扯的冗长,像断了线的风筝,漫无目的的飘来飘去。我不是羡慕时光中的光怪陆离,大抵只是好奇,我从这个入口进去,然后会从那个出口离开,我不知道那个出口等待我的是什么时间,什么场景,什么地点。

原谅我凌乱似坐敞篷车来的文字,原谅我仅有的支离破碎的时光。

我现所拥有的,是葱茏的青葱色泽,呵,青葱色泽还差不多,我嘴角再补一句:拌个豆腐可好?直到后来,后来,不得不说,这两个字组在一起所发出的音节是那么令人难过,后来。

我们开始喜欢疯狂得迷上了祭奠,追悼。

什么?

青春。

俺妈打小儿夸我聪明,我自然也毫不吝啬的显摆一下如是说法。

铅灰色的断云整齐地排列在高空,悲伤发现自己的小窝被霸占的幼小飞鸟,竟是没辜负那个“飞”字,龙飞凤舞的“飞”字。我真怀疑,飞鸟的记忆是否大于等于七秒。

我不遗余力的从角落里翻出儿时喜爱的娃娃,这个娃娃待我很好,不哭也不闹。而我的悲伤,愤恨就像是我心口上扎着一把匕首狠狠拔下给她观赏。

她老了,金色的头发脱落到可以看见那肉色的头皮。我唯一庆幸的是,她脸上那些说不清也道不明的皱纹,也许是岁月的封尘。于是乎,我疯狂地给她重新套上粉嫩的公主裙,换下无数披肩,饰品,再小杂物盒里翻出大把大把不用的绸带,花布。

我梦到很多听到很多看到了很多,我是那么真实的笑了,学会祭奠使我很安心,也逐渐懂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事理叫做补

偿。补偿过期的牛奶,我认为它可能满足不了我的胃,但起码我能用它滋润一下我的皮肤;补偿过期的大米,我将它撒向鸟儿,一边信誓旦旦的告诉自己,这叫奉献精神,你瞅瞅,你还有啥可补偿的?

什么都会过期,连凤梨罐头都会。但什么都不一定会有一次次华丽的祭奠与实实在在的补偿。

只是我希望,我的记忆可以变成一把刻刀,把过活十三年的点滴,全部刻下来。十三年就十三年这么长,若是按照几比几的比例将它缩小再扩大也许是数学老师们所擅长干的事,但这不无道理,十三米?一百三十米?十三厘米?还是更多?更少?这样的话,自然是会有一部分记忆被残忍的拒之门外。

你是知道的,雕刻记忆是件麻烦事,当那清晰可见的图片重叠交纵在一起,你的选择,要么盖住悲伤独观快乐,要么掩住快乐只看悲伤。当你回答都要看,你只能去寻找一个完整的十三,而从十三年这块板上跌落下来的像木屑一样的花片。古人说这叫因果,我重为它命名——等量代换。

有些记忆我雕刻了很久,也遗忘了很久,一直哭一直笑,梦醒了,我甚至不知道我去干了什么。

时光啊,像追赶时间的小马车,嗒嗒嗒……就跑远了。

时光像个海外逃犯,你自以为自己cosplay过国际正义刑警还抓住了他,人家说不定会赶着马车让如此聪颖的小马驹用后蹄儿蹬你一脸。记忆却那么的冗长,我只得用我这小胳膊小腿奋力的将它从我的肉体分离,拖到月光下暴晒,我管这个叫祭奠,祭奠沉睡了十三年的十三年。

相信不少人会说我残忍,在这个热爱和平的世界,人人平等,看来我还是太兀然了。在你做着你自认为很对的事情时,你感受不到残忍,因为你正在和残忍拼搏厮杀。这就是传说中某个大哲人所说的: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这个时候,我拿什么去补偿我自己。



谈睡觉

信阳晚报社小记者

市六高 一(4)班 付炜

有段时间我疑似患上了嗜睡症,每天不睡个十二小时是绝不起床的。醒来后一算发现一天已过去二分之一,但又觉得有很多事没做,于是心急如焚,手忙脚乱不知干什么,就躺下来好好想,想着想着就又睡过去了。

对于白天睡觉的人,孔老夫子早就斥之为不可造就。《论语卷三·公治长第五》,然而正当我决定痛改前非的时候,又想起五代时期有个叫陈希夷的隐士,他睡觉很霸气,据说“小则亘月,大则几年,方一觉。”这么能睡的人放到现在不被当做特异功能被供奉着就是被送进医院。不过在那时却被传为美谈,称之为“睡仙”。与陈希夷相比,我真是望尘莫及的。内心一会儿是孔夫子一会儿是陈希夷,摇摆不定,甚是痛苦。

我睡觉一直很安稳,但几千年总会有人睡不着觉。《诗经·关雎》里那个“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的苦逼青年。还有我们“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大夫。唐朝和两宋的那些不得志或者思春的诗人就不说了。近代以来睡不着的多是政治家,毛泽东就有“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座数寒星”的诗句。为什么睡不着呢?古人一般都是席地坐卧,硬邦邦的自然难以入睡。而毛泽东在北方指挥千军万马睡得却只是土炕砖炕,当然没有床睡的踏实。

睡觉的姿势也大有讲究。婴儿大多趴着睡,那是流口水

的好姿势,爱流口水的人大多效仿如此。老人钟爱蜷身睡,如海底之虾,容易沉浸到梦境中。王羲之喜欢裸睡“袒腹东床”潇洒无比,因此抱得美人归。古人说“睡如弓”现代人并不提倡,因为那样会对背部和颈部带来伤害。谈论怎么睡是很无聊的,因为只要自己感到舒服怎么睡都行。关键是睡觉时要注意节制鼾声,以免有伤风化。曾经在学校寝室中,上铺无论寒暑每晚都准时开始打鼾,犹如雷鸣,让人难以入睡。我深为不耻,一日,看到明朝洪应明的《仙佛奇踪》里有这样一则故事,陈希夷在睡觉的时候,有人专门在他身旁听其鼾声,别人问其故,其曰:“先生睡有乐,乃华胥调。”

庄子说“至人无梦”,如东汉名臣杨震,为人坦荡,公正廉洁,他睡觉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虽然没享受到什么荣华富贵,但是睡觉踏实也算是莫大的福分。如今的官员就没这么好运了,那些白天面色铁青,傲气凌人的官员肯定是晚上没睡好或者心事太多,当然他的心事不会是为民解忧之类的。由此可见,身居高位者尤其要睡好觉,如果失眠太多的话可能会有许多纰漏,让人看出点什么。

虽说“被窝是青春的坟墓”这句话已经够唬人的了。但有次我读到一句“生前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着实吓了一跳。不知是谁说的,然而我工工整整地把它抄下来,贴在床头,以此警醒。

(指导老师:张明)

